

王安石全集

國學叢書之一



最新標點

上海龍

王安石全集卷六十七

論議

九變而賞罰可言

萬物待是而後存者，天也。莫不由是而之焉者，道也。道之在我者，德也。以德愛者，仁也。愛而宜者，義也。仁有先後，義有上下，謂之分，後不擅先，下不侵上，謂之守。形者，物此者也。名者，命此者也。所謂物此者，何也？貴賤親疎，所以表飾之其物不同者，是也。所謂命此者，何也？貴賤親疎，所以稱號之其命不同者，是也。物此者，貴賤各有容矣。命此者，親疎各有號矣。因親疎貴賤任之，以其所宜爲，此之謂因任，因任之以其所宜爲矣。放而不察乎？則又將大弛，必原其情，必省其事，此之謂原省；原省明而後可以辨是非，是非明而後可以施賞罰，故莊周曰：「先明天，而道德次之，道德已明，而仁義次之；仁義已明，而分守次之；分守已明，而形名次之；形名已明，而因任次之；因任已明，而原

省次之；原省已明，而是非次之；是非已明，而賞罰次之。」是說雖微莊周，古之人孰不然？古之言道德所自出而屬之天者，未之有也。堯者，聖人之盛也。孔子稱之曰：「惟天爲大，惟堯則之。」此之謂明天聰明；文思安安，此之謂明道德；允恭克讓，此之謂明仁義；次九族，列百姓，序萬邦，此之謂明分守；修五禮，同律度量衡，以一天下，此之謂明形名；棄后稷，契，司徒，皋陶，士，垂，共工，此之謂明因任；三載考績，五載一巡狩，此之謂明原省；命舜曰：「乃言底可績，」謂禹曰：「萬世永賴，時乃功；蠢茲有苗，昏迷不恭。」此之謂明是非；皋陶方祗厥敍，方施象刑惟明，此之謂明賞罰。至後世則不然：仰而視之曰：「彼蒼蒼而大者，何也？」其去吾不知其幾千萬里，是豈能如我何哉！吾爲吾之所爲而已，安取彼？於是遂棄道德，離仁義，略分守，慢形名，忽因任，而忘原省，直信吾之是非，而加人以其賞罰；於是天下始大亂，而寡弱者號無告。聖人不作，諸子者伺其閒而出，於是言道德者，至於窈冥而不可考；以至世之有爲者，皆不足以爲，言形名者，守物、誦數、罷苦，以至于老而疑道德，彼皆忘其智力之不贍，魁然自以爲聖人者，此矣。悲夫！莊周曰：「五變而形名可舉，九變而賞罰可言，語道而非其序，安取道？」善乎其言之也！莊周，

古之荒唐人也，其於道也，蕩而不盡善，聖人者與之遇，必有以約之，約之而不能德，殆將擯四海之外，而不使之疑中國。雖然，其言之若此者，聖人亦不能廢。

夫子賢於堯舜

宰我曰：「以予觀於夫子，賢於堯舜遠矣。」而世之解者，必曰「是爲門人之私言，而非天下公共之論也。」而孟子亦曰：「生民以來，未有如夫子。」是豈亦門人之私言，而非天下公共之論哉？爲是言者，蓋亦未之思也。夫所謂聖賢之言者，無一辭之苟，其發也必有指焉，其指也，學者之所不可不思也。夫聖者，至乎道德之妙，而後世莫之增焉者之稱也。苟有能加焉者，則豈聖也哉？然孟子宰我之所以爲是說者，蓋亦言其時而已也。昔者道發乎伏羲，而成乎堯舜繼而大之於禹湯文武；此數人者，皆居天子之位，而使天下之道，寢明寢備者也。而又有在下而繼之者焉，伊尹，伯夷，柳下惠，孔子是也。夫伏羲既發之也，而其法未成；至于堯而後成焉。堯雖能成聖人之法，未若孔子之備也。夫以聖人之盛，用一人之知，足以備天下之法，而必待至於孔子者，何哉？蓋聖人之心，不求有爲於天下，待天下之變至焉，然後吾因其變而制之法耳。至孔子之時，天下之變備矣；故聖人之法，亦自是而後

也備。易曰：「通其變，使民不倦，」此之謂也。故其所以能備者，豈特孔子一人之力哉！蓋所謂聖人者，莫不預有力也。孟子曰：「孔子集大成」者，蓋言集諸聖人之事而大成萬世之法耳。此其所以賢於堯舜也。

三不欺

昔論者曰：「君任德，則下不忍欺；君任察，則下不能欺；君任刑，則下不敢欺。」而遂以德，察，刑爲次，蓋未之盡也。此三人者之爲政，皆足以有取於聖人矣；然未聞聖人爲政之道也。夫未聞聖人爲政之道，而足以有取於聖人者，蓋人得聖人之一端耳。且子賤之政，使人不忍欺。古者任德之君，宜莫如堯也；然則驩兜猶或以類舉於前，則德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？子產之政，使人不能欺，夫君子可欺以其方，故使畜魚而校人烹之；然則察之使人不欺，豈可獨任也哉？西門豹之政，使人不敢欺，夫不及于德而任刑以治，是孔子所謂民免而無恥者也；然則刑之使人不欺，豈可獨任也哉？故曰此三人者，未聞聖人爲政之道也。然聖人之道，有出此三者乎？亦兼用之而已。昔者堯舜之時，比屋之民，皆足以封，則民可謂不忍欺矣。驩兜以丹朱稱於前，曰器訟，可乎？則民可謂不能欺矣。四罪而天下咸服

，則民可謂不敢欺矣。故任德則有不可化者，任察則有不可周者，任刑則有不可服者。然則子賤之政，無以正暴惡；子產之政，無以周隱微；西門豹之政，無以漸柔良。然而三人者，能以治者蓋足以治小具而高亂世耳。使當堯舜之時所大治者，則豈足用哉！蓋聖人之政，仁足以使民不忍欺，智足以使民不能欺，政足以使民不敢欺，然後天下無或欺之者矣。或曰刑亦足任以治乎？曰所任者，蓋亦非專用之而足以治也。豹治十二渠以利民，至乎漢吏不能廢，民以爲西門君所爲，不從吏以廢也；則豹之德，亦足以感于民心矣。然則尙刑，故曰任刑焉耳。使無以懷之，而惟刑之見，則民豈得或不能欺之哉？

非禮之禮

古之人是爲禮，而吾今必由之，是未必合于古之禮也。古之人以是爲義，而吾今必由之，是未必合于古之義也。夫天下之事，其爲變豈一乎哉？固有迹同而實異者矣，今之人，謬認然求合于其迹，而不知權時之變，是則所同者古人之迹，而所異者其實也。事同于古人之迹，而異于其實則其爲天下之害莫大矣！此聖人所以貴乎權時之變者也。孟子曰：「非禮之禮，非義之義，大人不爲。」蓋所謂迹同而實異者也。夫君之可愛，而臣之不可以犯上，蓋

夫莫大之義，而萬世不可以易者也。桀紂爲不善，而湯武放弑之，而天下不以爲不義也。蓋知向所謂義者義之常，而湯武之事有所變，而吾欲守其故，其爲蔽一，而其爲天下之患，同矣。使湯武暗於君臣之常義，而不達於時事之權慶，則豈所謂湯武哉？聖人之制禮也非不欲儉，以爲儉者，非天下之欲也，故制于奢儉之中焉。蓋禮之奢，爲衆人之欲，而聖人之意，未嘗不欲儉也。孔子曰：「麻冕，禮也；今也純，儉、吾從衆。」然天下不爲非禮也。蓋知向之所謂禮者，禮之常，而孔子之事爲禮之權也。且奢者爲衆人之所欲而制，今衆人能儉，則聖人之所欲，而禮之所宜矣。然則可以無從乎？使孔子蔽于制禮之文，而不達于制禮之意，則豈所謂孔子哉？故曰：「非禮之禮，非義之義，大人不爲。」釋者曰：「非禮之禮，若娶妻而朝暮拜之者，是也；非義之義，若藉交以報仇，是也。」夫娶妻而朝暮拜之，藉交以報仇，中人之所不爲者，豈待大人而後能不爲乎？嗚呼，蓋亦失孟子之意矣。

王霸

仁義禮信，天下之達道，而王霸之所同也。夫王之與霸，其所以用者則同，而其所以名者則異，何也？蓋其心異而已矣。其心異則其事異，其事異則其功異，其功異則其名不得不

異也。王者之道，其心非有求於天下也，所以爲仁義禮信者，以爲吾所當爲而已矣。以仁義禮信修其身而移之政，則天下莫不化之也。是故王者之治，知爲之於此，不知求之於彼，而彼固已化矣。霸者之道則不然，其心未嘗仁也，而患天下惡其不仁，於是示之以仁；其心未嘗義也，而患天下惡其不義，於是示之以義；其於禮信，亦若是而已矣。是故霸者之心爲利，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；其有爲也，唯恐民之不見，而天下之不聞也。故曰其心異也。齊桓公劫於曹沫之刃，而許歸其地；夫欲歸其地者，非吾之心也，許之者，免死而已。由王者之道，則勿歸焉可也；而桓公必歸之地。晉文公伐原，約三日而退，三日而原不降，由王者之道，則雖待其降焉可也。而文公必退其師。蓋欲其信示於民者也。凡所爲仁義禮信，亦無以異於此矣。故曰，其事，異也。王者之大，若天地然。天地無所勞于萬物，而萬物各得其性，萬物雖得其性，而莫知其爲天地之功也。王者無所勞於天下，而天下各得其治，雖得其治，然而莫知其爲王者之德也。霸者之道則不然，若世之惠人耳。寒而與之衣，饑而與之食，民雖知吾之惠，而吾之惠亦不能及夫廣也。故曰，其功，異也。夫王霸之道則異矣。其用至誠以求其別，而天下與之。故王之道，雖不求利之所歸；霸者之道，不主於利，然不

假王者之事以接天下，則天下孰與之哉？

性情

性、情，一也。世有論者曰：「性善，情惡。」是徒識性情之名，而不知性情之實也。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於外而存於心性也，喜、怒、哀、樂、好、惡、欲，發於外而見於行情也。性者情之本，情者性之用，故吾曰：「性情，一也。」彼曰：「性善，」無它，是嘗讀孟子之書而未嘗求孟子之意耳。彼曰：「情惡，」無它，是有見於天下之以此七者而入於惡，而不知七者之出於性耳。故此七者，人生而有之，接於物而後動焉。動而當於理，則聖也，賢也；不當於理，則小人也。彼徒有見於情之發於外者，爲外物之所累，而遂入於惡也。因曰：情，惡也。害性者，情也。是曾不察於情之發於外而爲外物之所感，而遂入於善者乎？蓋君子養性之善，故情亦善；小人養性之惡，故情亦惡。故君子之所以爲君子，莫非情也。小人之所以爲小人，莫非情也。彼論之失者，以其求性於君子，求情於小人耳。自其所謂情者，莫非喜、怒、哀、樂、好、惡、欲也。舜之聖也，象喜亦喜。使舜當喜而不喜，則豈足以爲舜乎？文王之聖也，王赫斯怒。當怒而不怒，則豈足以爲文王乎？舉此二者而明之，則

其餘可知矣。如其廢情，則性雖善，何以自明哉？誠如今論者之說：無情者善，則是若木石者，尙矣。是以知性情之相須，猶弓矢之相待而用；若夫善惡，則猶中與不中也。曰然則性有惡乎？曰：孟子曰：「養其大體爲大人，養其小體爲小人。」楊子曰：「人之性，善惡混。」是知性可以爲惡也。

勇惠

世之論者曰：「惠者輕與，勇者輕死，臨財而不訾，臨難而不避者，聖人之所取，而君子之行也。」吾曰不然：惠者重與，勇者重死，臨財而不訾，臨難而不避者，聖人之所疾，而小人之行也。故所謂君子之行者有二焉：其未發也，慎而已矣；其既發也，義而已矣。慎則待義而後決，義則待宜而後動，蓋不苟而已也。易曰：「吉凶悔吝，生乎動言。」動者賢不肖之所以分，不可以苟爾。是以君子之動，苟得已，則斯靜矣。故於義有可以不與不死之道，而必與必死者，雖衆人之所謂難能，而君子未必善也，於義可與可死之道，而不與不死者，雖衆人之所謂易出，而君子未必非也。是故尙難而賤易者，小人之行也；無難無易而惟義之是者，君子之行也。傳曰：「義者，天下之制也，制行而不以義，雖出乎聖人所不能，亦

歸於小人而已矣。」季路之爲人，可謂賢也，而孔子曰：「由也好勇過我，無所取材。」夫子之行，惟義之是，而子路過之，是過於義也。爲行而過於義，宜乎孔子之無取於其材也。勇過於義，孔子不取，則惠之過於義，亦可知矣。孟子曰：「可以與，可以無與，與傷惠；可以多，可以無死，死傷勇。」蓋君子之動，必於義無所疑而後發，苟有疑焉，斯無動也。語曰：「多見闕疑，慎行其餘，則寡悔。」言君子之行，當慎處於義爾。而世有言孟子者，曰：「孟子之文，傳之者有所誤也。孟子之意：當曰『無與傷惠，無死傷勇。』」嗚呼，蓋亦弗思而已矣！

仁智

仁者，聖之次也。智者，仁之次也。未有仁而不智者也。未有智而不仁者也。然則何智仁之別哉？以其所以得仁者異也。仁，吾所有也；臨行而不思，臨疾而不擇，發之於事而無不當於仁也。此仁者之事也。仁，吾所未有也。吾能知其爲仁也；臨行而思，臨言而擇，發之於事而無不當於仁也。此智者之事也。其所以得仁，則異矣；及其爲仁，則一也。孔子曰：「仁者靜，智者動，」何也？曰，譬今有二賈也：一則既富矣，一則知富之術而未富也。

既富者雖焚舟折車，無事於賈，可也。知富之術而未富者，則不得無事也。此仁智之所以異其動靜也。吾之仁，足以上格乎天，下浹乎草木，旁溢乎四夷，而吾之用不匱也。然則吾何求哉？此仁者之所以能靜也。吾之知，欲以上格乎天，下浹乎草木，旁溢乎四夷，而吾之用，有時而匱也。然則吾可以無求乎？此智者之所以必動也。故曰「仁者樂山，智者樂水。」山者靜而利物者也，水者動而利物者也。其動靜則異，其利物則同矣。曰：「仁者壽，智者樂，」然則仁者不樂，智者不壽乎？曰智者非不壽，不若仁者之壽也；仁者非不樂，樂不足以盡仁者之盛也。能盡仁之道，則聖人矣。然不曰仁，而目之以聖者，言其化也。蓋能盡仁道，則能化矣。如不能化，吾未見其能盡仁道也。顏回次孔子者也，而孔子稱之曰：「三月不違仁」而已。然則能盡仁道者，非若孔子者，誰乎？

中述

君子所求於人者，薄，而辨是與非也無所苟。孔子罪宰予曰：「於予與何誅！」罪冉有曰：「小子鳴鼓而攻之，可也。」二子得罪於聖人，若當絕也，及爲科以列其門弟子，取者不過數人：於宰予有辭命之善，則取之，於冉求有政事之善，則取之；不以不善而廢其善，

孔子豈阿其所好哉？所求於人者，薄也。管仲功施天下，孔子小之；門弟子三千人，孔子獨稱顏回爲好學問，其餘則未爲好學者。閔損原憲曾子之徒不與焉，冉求宰我之得罪又如此，孔子豈不樂道人之善哉？辨是與非無所苟也。所求於人者薄，所以取人者厚，蓋辨是與非者無所苟，所以明聖人之道。如宰予冉求二子之不得列其善，則士之難全者，衆矣！惡足以取人善乎？如管仲無所貶，則從政者若是而止矣。七十子之徒，皆稱好學，則好學者若是而止矣，惡足以明聖人之道乎？取人如此，則吾之自取者重，而人之所處者易，明道如此，則吾之與人其所由可知已。故薄於責人，而非匿其過，不苟于論人，所以求其全。聖人之道，本乎中而已。春秋之旨，豈易於是哉！

行述

古之人，僕僕然勞其身，以求行道於世，而曰吾以學孔子者惑矣！孔子之始也食於魯，魯亂而適齊，齊大夫欲害已，則反而食乎魯，魯受女樂，不朝者三日，義不可以留也。則烏乎之？曰：「甚矣，衛靈公之無道也！其遇賢者，庶乎其猶有禮耳。」於是之衛；衛靈公不可與處也。於是不暇擇而之曹以適于宋鄭陳蔡衛楚之郊，其志猶去衛面之曹也老矣，遂歸于

魯以卒。孔子之行如此，烏在其求行道也！夫天子諸侯，不以身先於賢人，其不足與有爲明矣。孔子而不知，其何以爲孔子也！曰：「沽之哉！沽之哉！我待價者也。」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，是沽也。子路曰：「君子之仕，行其義也；道之不行，已知之矣。」蓋孔子之心云耳。然則孔子無意於世之人乎？曰：「道之將興歟？命也；道之將廢歟？命也，」苟命矣，則如世之人何？



王安石全集卷六十八

論議

變說

舜命其臣而勅戒之，未有不讓者焉。至於變，則獨無所讓，而又稱其樂之和美者，何也？夫禹、垂、益、伯夷、龍，皆新命者也，故疇於衆臣而後命之，而皆有讓矣。棄、契、皋陶、變、當是時，蓋已爲是官，因命是五人者而勅戒之焉耳，故獨無所讓也。孔氏曰：禹垂益伯夷變龍皆新命者，蓋失之矣。聖人之聰明，雖大過於人，然未嘗自用聰明也，故舜之命此九人者，未嘗不咨而後命焉，則何獨於變而不然乎。使變爲新命者，則何稱其樂之和美也？使變之受命之日，已稱其樂之和美，則賢人之舉措，亦少輕矣。孔氏之說，蓋惑於「命汝典樂」之語爾。夫汝作司徒汝作士之文，豈異於命汝典樂之語乎？且所以知其須新命者，蓋舜不疇而命之，而無所讓也。舜之命變也，亦無所疇；變之受命也，亦無所讓，則何以知其

爲新命乎？夫擊石拊石，而百獸率舞，非夔之所能爲也；爲之者，衆臣也；非衆臣之所能爲也，爲之者，舜也。將有治於天下，則可以無相乎？故命禹以宅百揆也。民寤於衣食，而欲其化而人，於善豈可得哉？故次命棄以爲稷也。民既富而可以教矣，則豈可以無教哉？故次命契以爲司徒也。既教之，則民不能無不帥教者；民有不帥教，則豈可以無刑乎？故次命皋陶以爲士也。此皆治人之所先急者，備矣，則可以治末之時也。工者，治人之末者也，故次命垂以爲共工也。於是治人之事具，則宜及於鳥獸草木也，故次命益以爲虞也。夫其所以治至於鳥獸草木，則天下之功至矣；治天下之功至，則可以制禮之時也，故次命伯夷以爲典禮也。夫治至於鳥獸草木，而人有禮以節文之，則政道成矣，可以作樂以樂其成也，故次命夔以爲典樂也。借使禹不能總百揆，稷不能富萬民，契不能教，皋陶不能士，益不能共工，伯夷不能典禮，然則天下亂矣；天下亂，而夔欲擊石拊石，百獸率舞，其可得乎？故曰：爲之者，衆臣也。使舜不能用是衆臣，則是衆臣亦不能成其功矣，故曰：非衆臣之所能爲也；爲之者，舜也。夫夔之所以稱其樂之和美者，豈以爲伐耶，蓋以美舜也。孔子之所謂將順其美者，其夔哉！